

北京的生活很精彩，
北漂的爱情很无奈。

漂来漂去，
爱与梦如影相随。

让爱情 感动北京

庞永华 著

东方出版社

庞永华 著

让 爱 情

感动北京



東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爱情感动北京 / 庞永华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ISBN 978-7-5060-4397-7

I. ①让… II. ①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5902号

让爱情感动北京

RANG AIQING GANDONG BEIJING

作 者：庞永华

责任编辑：陈鹏鸣 郭晓娜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2月 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 第1次印刷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10.5

字 数：238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4397-7

定 价：32.00元

发行电话：(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销售中心：(010)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天安门篇:爱情橘子·····	1
植物园篇:花样爱情·····	8
天坛篇:爱情过客·····	14
鸟巢篇:爱情家园·····	22
国家大剧院篇:爱情舞台·····	29
中央电视塔篇:爱情高处·····	34
秀水街篇:爱情礼物·····	40
动物园篇:爱上爱情·····	46
清华篇:爱情谎言·····	55
北京西站篇:爱情风沙·····	63
潘家园篇:回望爱情·····	71
雍和宫篇:爱情香火·····	78
北京 CBD 篇:比比爱情·····	86
皇城根篇:爱情约定·····	91
王府井篇:爱情月光·····	101
前门大街篇:爱情故事·····	108
香山篇:爱情淡季·····	116
黄叶村篇:爱情童话·····	126
钟鼓楼篇:爱情守则·····	133
地铁篇:爱情正点·····	140

西单篇:贴心爱情·····	146
簋街篇:烟火爱情·····	150
北海篇:北漂爱情·····	158
古观象台篇:太空爱情·····	166
景山公园篇:守望爱情·····	173
琉璃厂篇:遇见爱情·····	182
中关村篇:数码爱情·····	190
国图篇:收藏爱情·····	198
紫竹院篇:爱情风雨·····	206
胡同篇:爱情迷途·····	215
北京 798 篇:爱情艺术·····	222
回龙观篇:爱情 37℃·····	228
三里屯篇:爱情酒吧·····	233
世界公园篇:爱情风景·····	241
中华民族园篇:爱情棋局·····	251
大观园篇:爱情遗梦·····	260
圆明园篇:爱情废墟·····	271
四合院篇:爱情门槛·····	280
十三陵篇:爱情重欢·····	289
长城篇:爱情堡垒·····	295
故宫篇:爱情墙头·····	303
颐和园篇:一路爱情·····	311
什刹海篇:迷失爱情·····	319

天安门篇：爱情橘子

七月，《伤心橘子》刚一出版，我就打电话给黎阳……

我的家就在美丽的巴山之北。

我从那么诗情画意的地方漂到北京，梦想其实很简单，就是出版一本自己非常满意的书。

漂泊爱情短篇集《伤心橘子》由朝华出版社顺利出版后，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已经实现，完全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北京，不再忍受这里肆虐的风沙和像风沙一样肆虐的孤寂。然而，当我拿到这本日思夜盼的书时，我才发现，给了我太多孤寂的北京反而已经让我的梦想急剧膨胀起来。当曾经努力追求的终点再一次变成身后又一个起点时，我也发现，我想要贪婪地从北京索取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多了。

甚至，有我一直深深渴望却一直深深失望的爱情。

我相信，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北京。

就像，爱着她一样。

她叫黎阳，是我认识的一个女作家，一个自幼在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女孩，一个慕先秦诸子、羡慕唐诸公、思高山流水、想《梅花三弄》的女孩，一个自称酷似太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最愿背上行囊走遍千山万水，万水千山，于繁华的现代都市中也能发思古之幽情，于喧嚣的工业文明中也能回归到宁静的田园牧歌里的一个女孩，一个和我

一样现漂在北方这个城市执著地寻找梦想和爱情的女孩。

认识她时，她还在蜀中的一个国企上班，因为写了一本后来与张海迪的《绝顶》被同时列入“畅想 2003：提高个人修养的十本好书”之中的长篇小说《何处是归程》，我认识了她。那时，我还像条找不到家园和方向的野狗一样，没有目的地游荡在生长过初恋、也毁灭过初恋的古城西安，用一颗溃烂已极和愤世厌俗的心态写一些另类 and 边缘的文字。因为我的长篇处女作《梦里梦外一场梦》和她的长篇小说《何处是归程》在今日作家网的书稿交易一栏同时出现，并且阴错阳差地同时跟北京修正文化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我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文字和笑容都非常让人产生勇气的女孩。

很快，黎阳的小说在北京出版了，她也就从国企辞职漂到了北京。而我，就在那个时候，也从我一直喜欢游荡的既爱且恨的古城西安回到了巴山之北，然后又像梦游一般从巴山之北漂到了有着三山五园的北京城。

是什么让我在回到巴山之北后再一次选择了漂泊？

像梦游般地漂到了北京。

一漂就是三年。

三年里，我彻底告别了那个恶俗的叫做“游荡的野狗”的网名和那些低俗的乱七八糟的文字；三年里，我陆陆续续出版了近十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三年里，我终于在写作之余坚持学完了曾经半途而废的《汉语言文学》本科的全部课程；三年里，我走过了从刚到北京时趴在菜板上写作的狼狈样到惬意地坐在自己的品牌电脑前的难忘历程……北漂三年，北京给予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它，给予了我黄色的风沙，也给予了我绿色的梦想；

它，给予了我黑色的孤寂，也给予了我金色的收获；

它，给予了我冷色的伤感，也给予了我暖色的快意。

一切都恍如梦境。

2006年7月,《伤心橘子》刚一出版,我就打电话给黎阳。这天正好是礼拜天,她正在美丽的闻名世界的王府井大街上闲逛,于是我把她约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相信,那是一个绝好的地方。

广场很大,也很宽敞。

广场西面,是全国人大办公地点的人民大会堂;广场东面,是著名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广场中央,矗立着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南面,是一代伟人毛主席的纪念堂;广场北面,隔着长安街就是宏伟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就是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在这个城楼上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

如今,我又来了。

三年前,当我拿着地图茫然地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在想我到底能在北京留下多少足迹。三年后的今天,当我没有带着地图站在这同一地方时,我的心里已经有了整座城市,还有城市上空像梦一样飞翔的鸽子。

“终于出本好书了?”黎阳一见我出现后就问。

“我出的每本书都挺好的。”我毫不谦虚地对她说,“要不好的话,他们出版社也不会出的。只不过这本书里面,有着我太深的爱情伤口,有着我太多的梦想碎片,也有着我太沉的爱情感悟,可以说,它是我的一本青春备忘录。”说着,我拿出那本装帧精美的《伤心橘子》一书递给黎阳,“就像这本书的封面文字一样,徘徊在爱情伤口深处与梦想边缘的最后一点真情。”

黎阳随手翻起书来。

对于书,她是最熟悉不过了。

爱情,总会让人生活在一个梦里:一生一次,一次一生。

从爱一个人开始，到爱一个人结束。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爱情有多长，生命就有多长。没有痛苦，没有泪水，没有分离，没有伤痕。有的，只是长长的相守和相依；有的，只是深深的相恋和相爱。在彼此的体温里走过春夏秋冬，无论风霜雪雨，无论东西南北，无论贫富贵贱……为了追寻这个不愿醒来的梦，我从秦巴山区的小城汉中，走到喧嚣繁华的特区深圳，又从疯长欲望的深圳走到生长过初恋的古城西安，而后又在一种近乎梦游的状态下踏上北上列车……所以，也就有了这本在南来北往的车轮下，在爱情的酸甜苦辣里，在生命的颠沛流离中，在对爱情的渴望和追寻里诞生的一本漂泊爱情短篇集。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经历、正在经历、即将经历真爱的我们！”黎阳看着封面上的文字呵呵一笑。

“是啊！”我感慨地说，“爱情总会给一些人的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伤和痛，或深或浅的伤和痛里总会躲藏着或多或少的酸楚和无奈。而伤和痛、酸楚和无奈都改变不了的，依然是对真爱的渴望和追求！”

“这的确是本好书！”黎阳说。

“不好你能给它写推荐序吗？”我微微一笑。

透明的阳光倾情而泻。

这一刻，我看不到北京肆虐的风沙和灰蒙蒙的天空；

这一刻，我听不到北京车水马龙制造的喧嚣和嘈杂；

这一刻，我摸不到北京迷蒙在我眼前如网状的困惑；

这一刻，我感觉不到北京堆砌在我心头如山的孤寂。

这一刻，我看到、听到、摸到、感觉到的，全是北京给予我的像金色橘子一样丰硕的收获，我甚至能够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嗅到空气中淡淡飘来的橘子香味。它，来自于北京，来自于《伤心橘子》，来自于面前这个和我志同道合的青

年女作家黎阳。

“你那本是什么？”黎阳在翻了翻我递给她的《伤心橘子》后，又瞅了瞅我手中拿着的另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纳闷地问，“那是什么书？”

“情书！”我认真地说。

其实，我手中拿着的这本所谓的“书”，只不过是我把这几年来跟她在QQ上的聊天和手机短信汇集到一起，自己装订成的一本纪念册。就是这里面的只言片语，使我在古城西安像条游荡的野狗一样游荡的时候，头一次产生了漂到北京的想法；就是这里面的点点滴滴，让我放弃了那种愤世厌俗的文字，开始了积极向上的文字；就是这里面的一字一句，让我在北漂的三年里有勇气自学完了曾经半途而废的《汉语言文学》和创作出版了近十本书以及发表了近百篇的文章；就是这里面跳跃的一颗真心，让我在经历了千疮百孔的爱情之后依然对爱情怀有一颗初恋般激动的心；就是这里面沸腾的一片真情，让我在实现了最初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同时也膨胀了我继续向上的梦；就是这里面滚烫的一种真爱，让我在北方这个经常飘尘和扬沙甚至直接下土的城市看到了一片碧蓝纯净的天空……

北漂三年，年年有梦。

北漂三年，天天有爱。

北漂三年，漂来漂去，爱与梦如影相随。

“三年了，变化都挺大！”黎阳感慨地说。

“因为有你嘛。”我真诚地说，“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借剧中人物之口讲过的那句话：‘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我觉得把这句话的范围更加拓宽一些，改为：‘永恒的恋人，引我们上升！’因为，一个伟大的恋人，总是能够促使我们积极向上。她们不但以她们的魅力、人格、情感激励我

们，使我们向上发展，而且在人生的某些关键阶段，由于她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甚至会脱胎换骨。”

“这几年我都给你讲过多少？”黎阳一边说，一边翻看起那本我装订在一起的册子，“不知不觉，跟你聊过这么多了。”

“是啊！”我真诚地说，“北京给予我的太多了，就像你给予我的那样多！”

“北京就是这样一个有播种就会有收获的城市，”黎阳微笑着说，“它让我们总是生活在一种爱和梦想中，尽管很累。”

“但累得快意！”我紧接着说，“走吧，咱俩就别在这广场上晃荡了！”

“去哪？”她问。

“我觉得还是先到商场买个橘子送给你再说吧！”我高兴地说，“你曾经送给我一个‘橘子’，让我在灰色中看到了金色的希望，那我现在也要还你一个橘子，要那种最大最圆最漂亮的，就像选美一样选一个。当然，那不再是伤心橘子，而是开心橘子，也不是那种酸涩的橘子，而是甜美的橘子，飘香的橘子，好吧！”

“好！”黎阳一口答应。

她的身后，就是我们全国人民熟悉的天安门城楼；她的脚下，同样是我们全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天安门广场；她的面前，就是我们全国人民更加熟悉的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忽然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五音不全地唱了几句后不好意思地说，“有点走调了！”

“没走调，”黎阳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根本都没在调上！”

歌是唱走调了，但对北京的心却是绝对真诚的！

伟大的领袖，总是指引我们向前进！

伟大的恋人，同样是指引我们向上！

我思绪万千地抬起头，看见蓝蓝的天空上有着像我们一样在飘来飘去的白白的云。我想，其实像飘浮的浮云再飘也飘不出天空的家，像漂泊的浮萍再漂也漂不出水的怀抱一样，在北京飘来漂去的我们，再怎么漂也漂不出梦想和爱的天地。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现在还好吧？”母亲在电话里像往常一样问我，“你哥刚从深圳回来，问你情况呢！现在好吧？”

“好！”我大声地说，“我在北京挺好的！我现在就在天安门广场上，还有刚出了一本书，明天就给你们寄一本回去！”

“那就好，”母亲高兴地说，“那里毕竟是我们祖国的首都，喜欢上了就好好呆着吧，别到处乱漂了……”

忽然之间，我有了想要流泪的感觉。

因为，一本书，一本叫《伤心橘子》的书；

因为，一座城，一座叫北京的城；

因为，一种爱，一种叫真爱的爱；

因为，一份情，一份叫爱情的情。

……

“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梦想？”

“因为北京！”

“你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上北京？”

“因为梦想！”

植物园篇：花样爱情

漂来的花，漂来的缘，漂来的爱，爱情因漂泊而绚丽开放

.....

叶子是跟着男友林一起来到北京的。

本来，叶子在家乡的一家医院当医师，有一份相当满意的工作，可是经不住男友蛊惑，便大张旗鼓地辞了职，满怀憧憬地跟着他一起来到北京闯天下。来了，她才发现，在北京并非像她男朋友所说的那样，一年一小变，两年一大变，三年变小康。相反的是，拮据的生活让他们从最初租住的花园洋房搬到了筒子楼，从筒子楼又搬到了平房。现在倒好，从平房又搬到了香山脚下的一处廉价破旧的民房。

“搬吧，搬吧！”叶子一想起这些就来了气，她冲男友林不满地嚷嚷道，“我看你还能搬到什么地方去？”

“慢慢就会变好的，”林讨好地安慰叶子，“到时等咱们有钱了，房子买两套，城里一套，郊区一套，想住哪就住哪！”

“变好，变好，都说了三年啦！”叶子生气地埋怨道，“你说你学水利的，不好好搞个南水北调什么的，听起来也好听，现在偏偏打起家具、当起木匠来，你也太离谱了吧！”

“不是打家具，也不是当木匠，”林耐心地解释道，“是家具设计，搞好了出来就是设计师！”

“搞好了是，那搞不好呢？”叶子生气地问，“我就说你是打家具的，怎么呢？”

“那我还说你是小护士呢！”林嘟囔道。

“什么小护士？”叶子提高声音嚷嚷起来，“我是医师！我们那医院以前才只有我们三个医师，我还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当初，如果不是我辞职，现在早就加薪升职啦！”叶子一想起辞职前的光明前程，心里的气又腾地一下冒了上来，“我就说你当初太冲动了，没想周全就匆匆北上，害得让我也丢了好工作，整天跟着你受这洋罪！”

“那也不能全怨我呀。”林满脸委屈地说，“其实你就不该跟着我来，自己受累，也拖累我的打拼！我要是一个人的话，再苦的日子也能熬得过去！”

“你现在还怨我呢。”叶子一听男友这话，气更不打一处来了，几年来的委屈和辛酸一起涌上心头，再想想男友的不务正业，顿时觉得前途一片渺茫。她顺手拿起一个盘子就飞了过去，边飞还边嚷嚷，“不过了！不过了！过什么过？！”

林侧身一闪，盘子呼啸着从窗户飞出。

“干吗呢？干吗呢？”隔壁的老大妈闻声赶来，她看着眼圈通红的叶子明知故问，“好闺女，这谁又欺负你了？”

“还能是谁？”叶子委屈地说，“这日子真没法过啦！他答应我三年之内买到房子，可现在都已经过去三年多了，我们还要住在这破旧的民房里……”叶子说着说着竟伤心地哭诉起来，“堂堂的水利系毕业生，不好好找份工作，却偏偏打起家具、当起木匠……”

“是家具设计，”林辩解道，“不是木匠！”

“说你木匠怎么呢？”老大妈揶揄道，“人家木匠打个家具起码还给管顿饭呢，你呢？还让媳妇整天给管饭！”

林张了张嘴，嘴唇翕动了几下，又悻悻地闭上了。

“这些男人真是的，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老大妈一边晃着爬满老人斑的手，一边不停地叨叨着，“你看看我那死老

头子，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答应给我到城里买套带花园的住房，害得我嫁给了他。可现在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还租住在这民房里……”老大妈叨叨起来没完没了。

“你们也不是本地人？”叶子止住哭声后问。

“不是，”老大妈摇摇头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跟着他四处生活，他那个笨蛋除了会养花种草，没其他任何本事。”

“那大叔是干什么的？”叶子问。

“他那个头也怪震耳的，”老大妈不屑地说，“叫什么‘花卉园艺师’？不过，我一直叫他‘种花养草的’，他连嘴都不敢还！”

“那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生活这么久的？”叶子纳闷地问。

“哎，都怪那个叫什么‘金童玉女’俏兜兰！”老大妈唉叹道。

“那是什么花？”叶子好奇地问，“那花好看吗？”

“走，大妈带你出去看看，”老大妈热情地说，“省得你在这看着那个‘小资木匠’生气，顺便也散散心，解解闷！”

“哈哈！小资木匠！”林一脸苦笑。

叶子狠狠地瞪了一眼男友，一甩袖子，跟着一脸喜庆的老大妈朝位于香山的北京植物园走去。

时值春季。

风和日丽，满目青翠。

“你以前去过植物园吗？”老大妈边走边问。

“没有，”叶子摇了摇头，“跟着他，我就没有清闲过一天。”

“的确够委屈你了，”老大妈边走边说，“这北京植物园就在西山卧佛寺下，规划面积四百公顷，以收集、展示和保存我国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植物资源为主，集科学研究、科学

普及和游览功能为一体。植物园现已建成开放区二百多公顷，由植物展览区、名胜古迹游览区和自然保护区组成……”

“您怎么跟导游一样，对植物园这么了解呀？”叶子好奇地问。

“哎，”老大妈长叹一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杀猪的就得学会翻肠子，嫁给我那养花弄草的死老头子自然就知道这些了。”

“我看大叔很少回家的。”叶子轻声说道。

“是啊！”老大妈微微一笑，“不瞒你说，那家伙是扑在花草上的时间比扑在我身上的时间还要多，伺候起花草来比伺候我还要周到啊！”

叶子呵呵一笑。

她没想到，头发花白的老大妈竟还如此幽默，她的心情骤然好了起来。

很快，她们就来到了北京植物园。

正值周末，许多人都扶老携幼，兴趣盎然地来植物园游玩，享受绿色的空气和簇拥的芬芳。叶子和老大妈走进植物园大门后，心情在一瞬间轻松了好多。在音乐喷泉旁，她看见身穿花衣服的小朋友们在音乐的伴奏下开心地嬉戏着；在林荫小道两旁，雪白的是梨花，粉白的是桃花……到处都是花的海洋。

“这里的风景真美啊！”叶子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美的风景还多着呢！”老大妈抬起手臂头头是道地讲解起来，“那边的牡丹园，设计采取自然式手法，因地制宜，借势造园，以原有油松为基调树种，增加了园林古朴高雅的情调；这边的月季园，以展示不同类型月季在不同环境中的多种配置形式为主，中部是音乐喷泉广场；藤本区在轴线上矗有月季园主景雕塑——花魂，以三层月季花形图案铺装的缓

坡台地式花环逐渐向底部过渡，形成花带、花团和花溪；盆景区分为室内和室外展区，室外展区中百年以上的盆景有七十余株，最大的是一株名为‘风霜劲旅’的古杏桩，树龄达一千三百多年了！”

“那大叔在哪工作呀？”叶子好奇地问。

“我在这里呢！”一个洪亮的声音忽然从花草丛中传来，接着一个花白的脑袋冒了出来。

“瞧瞧他，”老大妈取笑道，“他把自己搞得还在花丛中笑呢！”

叶子呵呵一笑。

“你们怎么今天来了？”大叔起身后问。

“闺女想看看你的‘金童玉女’俏兜兰！”老大妈高兴地说。

“那就请跟我来！”大叔说着露出满脸的自豪和得意。

叶子开心地跟着大叔大妈朝花房走去。

在花房里，叶子看见许许多多的花盆里盛开着两株形态奇特、花色亮丽的花，它们不仅色彩非常鲜亮，而且色调也特别协调，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它们与众不同的魅力。

“这就是‘金童玉女’俏兜兰吗？”叶子猜测道。

“是啊！”大叔热情地说，“它们其实是兰花中的杏黄兜兰和硬叶兜兰两种花。这个杏黄兜兰，原产于我国云南省碧江；这个硬叶兜兰，原产于我国广西、贵州等地。如果把它们分开栽种，根本就不起眼，只有把两株巧妙地栽种在一起，才会显得异常的美丽迷人，所以就叫‘金童玉女’俏兜兰。你看看它们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又生活在了一个花盆里，一起绽放……”

“漂来的花，”叶子喃喃地说，“漂来的缘。”

“还有漂来的爱！”大叔嘿嘿一笑，“如果它们仅仅只有漂